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卷十五

宋 范祖禹 撰

吕祖謙 註

德宗四

貞元五年二月帝從容與李泌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強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其然泌曰人言杞姦邪而陛下獨不覺其姦邪此杞之所以為姦邪也儻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帝曰建中之亂術士預請

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能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政刑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帝曰盧杞小心朕所言無不從對曰杞言無不從豈忠臣乎夫言而莫予違此孔子所謂一言喪邦者也

臣祖禹曰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易說卦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自君臣而言之為君盡君道為臣盡臣道

孟離婁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此窮理也窮理則性盡性盡則至於命矣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孟盡心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於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夫順其正者人事也人事極矣而後可以言命故知命者不立巖牆之下見上註立巖牆之下而死者人之所取也非天之所為也順其道而死者天之所為非人之所取也故曰命若夫建中之亂有以取之乎無以取之乎若無以取之則不窮兵不暴斂不相盧杞

而致亂乃可謂命也若有以取之而曰命豈異於紂乎書西伯戡黎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於王曰云云王曰我生不有命在天王謂紂夫為人君不知相之姦邪不省已之闕失而歸之術者之言以為命宜其德之不建政之不脩也李泌之論不亦正乎

九年二月帝使人諭陸贄上以要重之事勿對趙憬陳論當密封手疏以聞贄上疏其畧曰昨臣所奏惟趙憬得聞陛下已至勞神委曲防護是於心膂之内尚有形

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以濟恐爽無私之德且傷不吝之明

臣祖禹曰凡此皆德宗心術之蔽也故蕭復諫之於前陸贄論之於後而終不改蓋愈以自疑為得馭下之術而不知失為上之道是以愈疑而愈闇也

五月陸贄上疏奏論備邊六失其六曰機失於遥制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遂令爽於軍情亦聽命

乖於事宜亦聽命戎虜馳突迅如風飈馹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敗喪則減百而為一其捃獲則張百而成千將帥既幸於總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以為大權由己不究事情

臣祖禹曰明君用人而不自用故恭己而成功多疑之君自用而不用人故勞心而敗事自古征伐或勝或不勝多由於此二者矣傳曰師在制命而已稟命

則不威且戎事在邊而人主自將行兵於千里之外決策於九重之中唐孫伏伽傳天子禁衛九重雖有方叔召虎之臣周宣王臣方叔召虎不得自便此非敵國之所敗乃人主自敗其師也

七月户部侍郎裴延齡奏臣判度支以來檢責諸州欠負八百餘萬緡抽貫三百餘萬緡呈樣物三十餘萬緡請別置欠負耗賸季庫以掌之染練物別置月庫以掌之詔從之欠負皆貧人無可償徒存其數者抽貫給用

隨盡呈様染練皆左藏正物延齡徒置別庫虛張名數以惑帝帝信之以為能富國而寵之實無所增也虛費吏人簿書而已京城汚濕地生蘆葦數畝延齡奏稱咸陽有陂澤數頃可牧廐馬帝使有司閲視無之亦不罪也左補闕權德輿上奏以為延齡取常賦支用未盡者充羨餘以為已功縣官先所市物再給其直用充別貯邊軍自今春以來並不支糧陛下必以延齡孤直獨立時人醜正流言何不遣信臣覆視究其本末明行賞罰

今羣情衆口喧於朝市豈京城士庶皆為朋黨邪陛下亦宜回聖慮而察之帝不從

臣祖禹曰自古聚斂興利之臣非有生財之術記大學生財有大道皆移東於西指虛為實徒張官吏置薄書以罔惑人主取功賞而已由明皇至於德宗其事不謀而同蓋興利必用小人小人莫不為欺故其所行皆由一律也

十一月宣武都知兵馬使李萬榮逐節度使劉士寧帝

議除親王充節度使令萬榮知留後陸贄上奏其畧曰為國之道以義訓人將教事君先令順長又曰若使傾奪之徒便得代居其任利之所在人各有心此源潛滋禍必難救非獨長亂之道亦開謀逆之端帝不從以萬榮為留後

臣祖禹曰自肅代以來藩鎮之將有殺逐其主帥者因而授之德宗之世姑息尤甚此教天下以篡也夫以下犯上以臣逐君此為國者所深惡聖主之法必

誅而無赦者也不惟不討而又賞之使天下皆無君豈得不偪天子乎偪音逼　禮曰政不正則君位危記禮運所以治政安君也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　為國者必嚴上下之等明少長之序使不相陵越者蓋君欲自安也唐之人主壞法亂紀無政刑矣其何以為天下乎

十年帝性猜忌不委任臣下官無大小必自選而用之宰相進擬少所稱可羣臣一有譴責往往終身不復收用好以辯給取人不得敦篤之士艱於進用羣材淹滯

陸贄上疏諫其畧曰以一言稱愜為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為咎而不考忠邪其稱愜則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其違忤則罪責過當不恕其所不能是以職司之内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分帝不聽

臣祖禹曰昔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孔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語十二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夫為政不先有司則君代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小人進矣失

此三者以為季氏宰且不可而况為天下乎自堯舜以來未有不由此三者而治蓋君人之常道也德宗反之足為後世戒哉

贄又奏請均節財賦凡六條其二請兩稅以布帛為額不計錢數其畧曰穀帛者人之所為也錢貨者官之所為也是以國朝著令租出粟庸出絹調出繒纊布曷嘗有禁人鑄錢而以錢為賦者也纊音曠今之兩稅獨異舊章但估資產為差便以錢穀定稅臨時折徵雜物每歲

色目頗殊惟計求得之利宜靡論供辦之難易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望勘會諸州初納兩稅年絹布定估比類當今時價加賤減貴酌取其中總計合稅之錢折為布帛之數

臣祖禹曰泉貨所以權物之輕重流於天下則為用積於府庫不為利也何以知其然邪穀帛出於民而官不可為也錢出於官而民不可為也取其所有而

與其所無則上下皆濟矣是故以穀帛為賦則民不得不耕織以奉公上此驅之於農桑也如不取其所有而取其所無則民之所有棄之必賤矣官之所無收之必貴矣穀帛輕則民為之者少錢重則物甚賤者多是以利壅於上民困於下至於田野荒杼軸空大東詩小東大東杼軸其空抒盛緯器毛氏云空盡也由取其所無故也然則以錢為賦官豈得其利乎為法者必使民去末而反本則富國之道也

九月裴延齡奏左藏庫物多有失落近因檢閲使置薄書乃於糞土之中得銀十三萬兩其匹段雜貨百萬有餘此皆已棄之物即是羨餘（羨延面切）應移置雜庫以供別敕支用大府少卿韋少華不伏抗表稱此皆每月申奏見在之物請加推驗執政請令三司詳覆帝不許亦不罪少華延齡每奏對恣為詭譎皆衆所不敢言亦未嘗聞者延齡處之不疑帝亦頗知其詭妄但以其好詆毀人冀聞外事故親厚之羣臣畏延齡有寵莫敢言惟張

滂李充李銛以職事相關時證其妄而陸贄獨以身當之日陳其不可用十一月贄上書極陳延齡姦詐數其罪惡帝不悅待延齡益厚延齡日短贄於帝趙憬之入相也贄實引之既而有憾於贄密以贄所譏彈延齡事告延齡故延齡益得以為計帝由是信延齡而不直贄十二月贄與憬約至帝前極論延齡姦邪帝怒形於色憬默而無言壬戌贄罷為太子賓客

臣祖禹曰人君欲聞外事豈不有賢者可任以為耳

目乎德宗知延齡誕妄而信之是自蔽耳目也其惑亦甚矣夫姦臣之立於朝非獨狡佞足以惑其君心也必有大臣之不忠者附益而封殖之故不可狡姦也音絞去也延齡之親寵陸贄之廢黜趙憬實為之助憬之罪大矣必若治之以春秋之法春秋之法尤憬其為責人以備誅首歟

十一年二月裴延齡譖陸贄李充張滂等失勢怨望動揺衆心四月貶贄為忠州别駕充等皆貶長史帝怒未

解中外惴恐以為罪且不測諫議大夫陽城率拾遺王仲舒等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帝大怒欲加城等罪太子為之營救帝意乃解令宰相諭遣之時朝夕欲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為相城必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庭七月城改國子司業坐言延齡故也

臣祖禹曰韓愈作爭臣論見昌黎文集當城未有言之時也世之論者或祖襲愈之餘意譏城以在職久而不言及陸贄之貶而後發向若贄不貶則無所成其名

矣豈得遂黙而已乎臣以為不然揚雄曰或問賢曰為人所不能揚重黎或問賢曰為人所不能請人曰顔淵黙婁四皓韋玄成城有待而為之者也遏裴延齡為相救陸贄將死此人所不能非賢孰能為之一奮其忠名震四方終身廢放死而無憾自古處士之有益於國如城者鮮矣鮮上聲少也後世猶責之無已其不成人之美亦甚哉

十二年六月以竇文場霍仙鳴皆為神策護軍中尉是時竇霍勢傾中外藩鎮將帥多出神策軍臺省清要亦

有出其門者矣

臣祖禹曰自是宦者專國矣外則藩鎮内則臺省而多出其門則其易置天子不難矣刑賞國之大柄也唐韋澳傳爵賞刑罰人主之柄其可以假人乎

初帝以奉天窘乏之故還宫以來尤專意聚斂藩鎮多以進奉市恩皆云税外方圓亦云用度羡餘其實或割留常賦或增斂百姓或減刻吏禄或販鬻蔬果往往私自入所進纔什一二李兼在江西有月進韋臯在西川有

日進其後常州刺史裴肅以進奉遷浙東觀察使刺史進奉自肅始至是宣歙觀察使劉贊卒判官嚴綬掌留務竭府庫以進奉徵為刑部員外郎幕僚進奉自綬始

臣祖禹曰古之人君或多難以興國或因亂而啟覇葢險阻艱難憂患備嘗左傳險阻艱難備嘗之矣則知民之疾苦事之利病失困而後發其智懼而後懲其心故能有為也德宗還自興元不知其貪以取亡而惟貨之求愈務聚斂政吏騈惡揚先知政吏騈惡三勤也紀綱大壞德之不進

而其心謬戾亦甚矣哉

帝不欲生代節度使自擇行軍司馬以為儲帥李景畧為河東行軍司馬節度使李説忌之乃厚賂中尉竇文場使去之會有傳回鶻入寇者帝憂之以豐州當虜衝擇可守者文場因薦景畧九月以景畧為豐州都防禦使

臣祖禹曰德宗以姑息藩鎮為事唐本紀賛德宗猜忌刻薄彊明自任及奉天之難深自懲艾遂行姑息之政由是朝廷益弱而方鎮愈強然必自選參佐以

副之者猶欲出於已也而藩臣得以計去之宦者得以術使之終不由已惟其茍簡多畏無法以自守也夫以一人之慮其可勝左右之欺哉

九月裴延齡卒中外相賀帝獨悼惜之十月以諫議大夫崔損同平章事損嘗為延齡所薦故用之

臣祖禹曰孔子曰好賢如緇衣取其敝又改為好之而無已也記緇衣詩好賢如緇衣案鄭註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毛氏云緇黑色卿士聽朝之正服改更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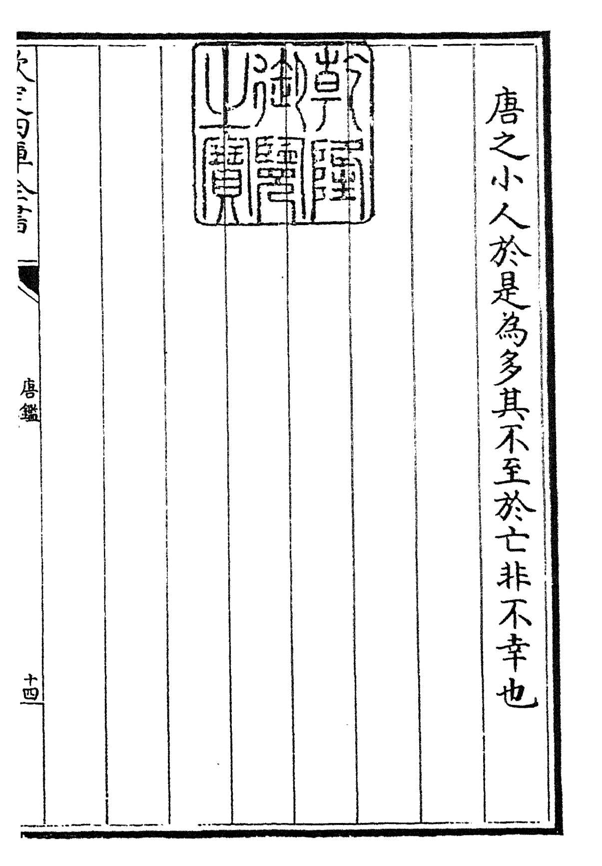
有德君子宜居是卿士之位鄭氏云緇衣者居私朝之服也楊曰敝弊也國人之服弊則改而為新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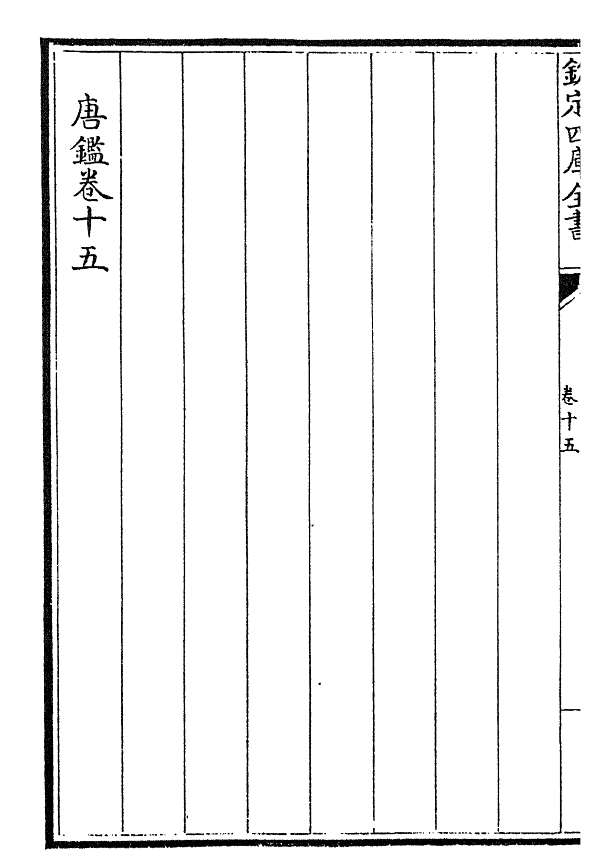
裴延齡既死而德宗猶思其人又用其所薦者為相使其好賢如此豈不善哉夫賢之入人也難佞之惑人也深是以鮮有好賢如好佞者也鮮先典切少也好呼報切

十一月以韋渠牟為左諫議大夫帝自陸贄貶官尤不任宰相自御史刺史縣令以上皆自選用中書行文書而已然深居禁中所取信者裴延齡李齊運王紹李實韋執誼及渠牟皆權傾宰相趨附盈門紹謹密無損益

實狡險揞克執誼以文章與帝唱和和去聲年二十餘召入翰林渠牟形神恌躁尤為帝所親狎帝每對執政漏不過三刻渠牟奏事率至六刻語笑款狎往往聞外所薦引咸不次遷擢率皆庸鄙之士

臣祖禹曰德宗悅人之從巳而惡人之違巳惡烏故切故守正之士難入辨給之士易親給捷也易音異貞元之間雖忠邪賢佞雜處於朝而君子常阨窮孟公孫丑阨窮而不憫小人常得志韋渠牟之徒在左右王叔文之黨事東宫


唐之小人於是為多其不至於亡非不幸也



唐鑑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唐鑑卷十六至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錢　樾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集

謄錄監生臣莊承智

謄録監生臣徐　莊

唐鑑卷十六

宋　范祖禹　撰

吕祖謙　註

德宗五

十二年六月張茂宗許尚公主未成婚茂宗母卒遺表請終嘉禮帝許之八月起復茂宗左衛將軍左拾遺蔣乂上疏諫以兵革之急古有墨衰從事者衰方崔切未聞駙馬起復尚主也帝遣中使諭之不止乃特召對於延英

謂曰人間多借吉成婚者卿何執此之堅對曰婚姻喪紀人之大倫吉凶不可瀆也委巷之家不知禮教其女孤貧無恃或有借吉從人未聞男子借吉娶婦者也太常博士韋彤裴堪復上疏諫帝不悅命趣下嫁之期辛巳成婚

臣祖禹曰朝廷者禮義之所出也而以喪婚習鄙悖之風使四方何觀焉德宗即位之初動必循禮而其終如此心無所主故也委巷鄙慝之禮法之所當禁

也乃引以爲比苟欲拒諫不亦惑乎

十二月先是宫中市物令官吏主之隨給其直比歲以宦者爲使使去聲謂之宫市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其後不復行文書置白望數百人於兩市及要鬧坊曲閲人所賣物但稱宫市則斂手付與真偽不復可辨無敢問所從來及論價之高下者率用直數百錢物買人直數千物多以紅紫染故衣敗繒尺寸裂而給之仍索進奉門户及脚價錢人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爲宫

市其實奪之商賈有良貨皆深匿之每勅使出雖沽漿

賣餅者撤業閉門諫官御史數奏諫不聽徐州節度使

張建封入朝具奏之帝頗嘉納以問工部侍郎判度支

蘇弁度徒各切弁希宦者意對曰京師遊手萬家無土著生

業著直畧切仰宮市取給帝信之故凡言宮市者皆不聽

臣祖禹曰詩云惠此京師以綏四國民勞詩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

此京師以綏四國孔子曰近者悦遠者來語十二葉公問政子曰近者悦遠者

來京師者諸夏根本天子所與共守者也民勞詩惠此中國以

綏四方註鄭氏曰愛京師之人以安天下京師者諸夏之根本而德宗殘之如此然則遠者何所望乎當是時刻剝遍天下而京師甚焉惟其委任宦官是以弊政至於如此其極也

十六年義成監軍薛盈珍為帝所寵信欲奪節度使姚南仲軍政南仲不從由是有隙盈珍屢毀南仲於帝帝疑之盈珍又遣小吏程務盈乘驛誣奏南仲罪牙將曹文洽亦奏事長安知之追及務盈於長樂驛殺之沈盈珍表於廁中自作表雪南仲之寃遂自殺帝聞而異之

徽盈珍入朝南仲恐譏之益深亦請入朝四月南仲至京師帝問盈珍擾郷邪對曰盈珍不擾臣但亂陛下法耳且天下如盈珍輩何可勝數雖使羊杜復生亦不能行愷悌之政成攻取之功也帝默然竟亦不罪盈珍仍使掌機密盈珍又言於帝曰南仲惡政皆幕僚馬少微賛之也詔貶少微江南官遣中使送之推墜江中而死

推池回切

臣祖禹曰德宗信宦者而疑羣臣故不分枉直

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不辨是非而其心常與宦者如一跡羣臣而外之雖有實言人殺身以明之終不信也至於宦者則妄言必聽之以為若出諸已也故其為害如木之有蠹蠹蝕傳之也蠹音妬人之有膏肓之疾也左成十年晉侯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杜氏曰肓鬲也心下為膏楊曰此謂度器之深如疾在膏肓不可救蠹深則木不可攻疾久則與身為一必俱亡而後已原其禍由人主與之為

一故也可不為深戒哉

先是諸道兵討吳少誠既無統帥每出兵人自規利進退不一諸軍自潰於小溵水委棄器械資糧皆為少誠所有於是始議置招討使夏綏節度使韓全義本出神策軍素無勇畧專以巧佞貨賂結宦官中尉竇文塲愛厚之薦於帝以為蔡州四面行營招討使十七道兵皆受節度每議軍事宦官為監軍者數十人坐帳中爭論紛然莫能决而罷天漸暑士卒久屯沮洳之地多疾疫

全義不存撫人有離心五月與呉少陽等戰于溵南廣利原鋒鏑未交諸軍大潰全義退保五樓七月少誠進擊之諸軍復大敗全義夜遁保溵水縣城

臣祖禹曰自古宦者預軍政未有不敗國喪師者喪去聲而唐為甚後世亦可以鑑矣猶循覆車之軌前賈誼傳前車覆後車戒豈非有疑於將帥而以宦者為可信乎則莫若慎擇將帥委任而勿疑之善也且將帥忠賢則不必監之監如字苟非其人將不顧其父母妻子何有於

宦者乎臣見其為害未見其有益也

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頔音
笛）因討吳少誠大募戰士繕

甲厲兵聚斂貨財恣行誅殺有據漢南之志專以慢上

凌下為事帝方姑息藩鎮知其所為無如之何頔誣鄧

州刺史元洪贓罪朝廷不得已流洪端州遣中使護送

至棗陽頔遣兵刼取歸襄州中使奔歸頔表責洪太重

帝復以洪為吉州長史乃遣之又怒判官薛正倫奏貶

峽州長史比敕下怒已解奏留為判官一一從之

臣祖禹曰德宗初有削平藩鎮之志其明斷似剛其不畏似勇然非實能剛勇也夫剛有血氣之剛語十六血氣方剛戒之在鬬有志氣之剛孟公孫丑其為氣也至大至剛夫勇有匹夫之勇孟梁惠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有天下之勇孟梁惠文王之勇文王以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武王之勇武王亦一怒安天下之民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始盛而終衰壯銳而老消此血氣之剛也其靜也正其動也健此志氣之剛也血氣之剛可得而挫也志氣之剛不可得而挫也不度其可而為之不慮其後而發

之此匹夫之勇也居之以德行之以義此天下之勇也匹夫之勇可得而怯也天下之勇不可得而怯也是故至剛與大勇人君不可不養也德宗之初欲有為者血氣之剛匹夫之勇也其出之也易則其屈也必深其發之也輕則其挫也必亡是以其終怯畏如此之甚也

河東節度使李說甍以其行軍司馬鄭儋為節度使帝擇可以代儋者以刑部員外郎嚴綬嘗以幕僚進奉記

其名即用為河東行軍司馬

臣祖禹曰昔魏獻子為晉國之政其縣大夫皆以賢舉梗陽人欲納貨其臣遽諫而辭之晉國語史晉世家德宗舉藩鎮之臣乃以貨利雖為天下之主不如列國之大夫也

十七年正月韓全義至長安竇文塲為掩其敗迹帝禮遇甚厚全義稱足疾不任朝謁遣司馬崔放入對放為全義引咎謝無功帝曰全義為招討使能招來少誠其

功大矣何必殺人然後為功邪閏月遣歸夏州

臣祖禹曰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烝民詩曰）惟有常德者能之德宗急於文吏緩於武夫凡有土地甲兵者皆畏縮而不敢治難乎有常德哉

初李齊運受常州刺史李錡（錡音倚又音奇）賂數十萬薦之於帝以為浙西觀察使諸道鹽鐵轉運使錡刻剝以事進奉帝由是悅之錡既執天下利權以貢獻固主恩又以饋遺結權貴恃此驕縱無復所忌憚盜取縣官財所部

官屬無罪受戮者相繼浙西布衣崔善貞詣闕上封事言宮市進奉及鹽鐵之弊因言錡不法事帝覽之不悅命械送錡錡聞其將至預鑿阬待之善貞至并鎖械瘞阬中（瘞居厲切）遠近聞之不寒而慄

臣祖禹曰德宗本惡崔善貞直言（惡烏故切）故使李錡甘心焉善貞之死罪非特以告錡也鉗天下之口而長姦臣之威（長丁丈切）實德宗殺之是朝廷殺諫者非錡殺告者也

十九年七月初翰林待詔王伾善書王叔文善棋俱出入東宫娛侍太子叔文詭譎多詐太子嘗欲諫宫市事叔文以不宜言外事止之由是大愛幸與王伾相依附叔文因為太子言某可為相某可為將幸異日用之密結翰林學士韋執誼及當時有名而求速進者陸淳吕温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定為死友而凌準程异又因其黨以進日與遊處蹤跡詭祕莫有知其端者藩鎮或隂進資幣與之相結

臣祖禹曰古之教太子者必選天下之賢使與之共處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前賈誼傳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之以禮選天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不能毋正習與不正人居不能毋不正其後嗣猶或不能成德而小人之依德宗不能選賢以輔導東宮而惟使技藝博奕之人入侍豈不愚其子乎人有十金之產者必欲其子守之有一命之爵者必欲其子繼之此常人之情也而況天下之大祖業至重可不求賢以傅其

子而愚之乎詩曰其誰知之蓋亦勿思園有桃詩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昔之人君疑賢者導其子之為非而不疑於小人因之不教其子者亦不思而已矣

二十年六月昭義節度使李長榮薨帝遣中使以手詔授本軍但軍士所附者即授之時大將來希皓為衆所服中使以手詔付之希皓言於衆曰此軍取人合是希皓但作節度使不得若朝廷以一束草來希皓亦必敬事中使言面奉進止只令此軍取大將授與節鉞朝廷

不别除人希皓固辭兵馬使盧從史其位居四潛與監

軍相結起出伍言曰若來大夫不肯受詔從史且請勾

當此軍監軍曰盧中丞若如此亦固合聖旨中使因探

懐取詔以授之從史捧詔再拜舞蹈希皓亟揮同列北

面稱賀軍士畢集更無一言八月詔以從史為節度使

臣祖禹曰藩鎮不順未必人情之所欲也由朝廷御

吏失其道而不能服其心是以致亂三軍之士豈不

惡夫上下之相陵犯欲得天子之帥而事之哉廢置

爵賞人主之柄也前章澳傳爵賞人主之柄毋以喜怒行之德宗不有而推以與人失其所以為君矣豈非不能與賢人圖事而至此乎

二十一年正月太子病不能言帝疾甚凡二十餘日中外不通莫知兩宫安否癸巳帝崩蒼猝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等至金鑾殿草遺詔蒼猝與倉卒同宦官或曰禁中議所立尚未定衆莫敢對次公遽言曰太子雖有疾地居冢嫡中外屬心必不得已猶應立廣陵王不然必大

亂絪等從而和之議始定

臣祖禹曰昔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憑玉几以訓之以元子付之大臣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宫毛俾爰齊侯吕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書顧命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顧命惟四月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予審訓命汝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宫毛俾爰齊侯吕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當是時太子在内特出而迎

之所以顯之於衆也然則古之立君者惟恐衆之不覩而事之不顯也何則天子者天下之共主也故當與天下之人戴而君之未有竊取諸宮中而立之出於宦寺婦人之手而可以正天下者也先王於其即位也必以禮正其始於其將没也亦以禮正其終顧命之書孔安國云臨終之命曰顧命書即遺詔也所以為萬世帝王之法也至於後世之君以富有天下為心惟恐失之大利所在天理滅焉故父子相疑以終事為諱以後嗣為

忌是以繼承之際鮮有能正其禮者也順宗為太子二十餘年既有壯子一旦病不能言而德宗亦寢疾彌留書顧命病日臻既彌留安國云彌留久留也中外隔絕大臣不得聞知德宗既崩宦者猶有他議或太子幼弱儲位未定幾何而不變亂也唐之人主惟太宗每求天下之忠賢而託以幼孤見太宗紀高宗以下無足道者德宗在位歲久最為猜忌及其將没不能召宰相而屬以社稷儲君廢置繫於宦者次公等特以草詔得至禁中遂

沮其謀不然幾有趙高之事秦趙高矯遺詔殺公子扶蘇立胡亥說見史秦紀及李斯趙高傳後之人主豈可不法三代而以唐為永鑑哉

右德宗在位二十六年崩年六十四

臣祖禹曰唐歷世二十歷年三百德宗享國二十有六年亦不為不久以其時考之粃政尤多而大弊有三一曰姑息藩鎮唐本紀贊德宗奉天之難深自懲艾遂行姑息之政由是朝廷益弱而方鎮愈疆二曰委任宦者如用劉貞亮領兵之屬三曰聚斂貨財

如借商錢稅商錢茶竹木稅屋間架筭除陌錢之屬本夫志大而才小心褊而意忌不能推誠御物尊賢使能孟公孫丑尊賢使能俊傑在位以為果敢聰明足以成天下之務易繫辭惟幾成天下之務初欲削平僭叛剗滅藩鎮一有奉天之亂而心隕膽破惴畏姑息惟恐生事既猜防臣下則專任宦者思其窮窘則聚斂掊克益甚於初矣自古治愈久而政愈弊年彌進而德彌退鮮有如德宗者惟不知其過也是以藩鎮彊而王室弱宦者專而國命危貪政多而民心離

唐室之亡卒以是三者其所從來者漸矣

唐鑑卷十六

唐鑑卷十七

宋 范祖禹 撰
呂祖謙 註

順宗

永貞元年二月丙戌加杜佑度支及諸道鹽鐵轉運使戊子以王叔文為副使先是叔文與其黨謀得國賦在手則可以結諸用事人取軍士心以固其權又懼驟使重職人心不能服藉杜佑雅有會計之名位重而務自

全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而自除為副以專之

臣祖禹曰易曰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易咸卦九三云春秋傳曰凡師能左右之曰以皆言制於人而無所能為也見前卷註杜佑以舊相不耻與小人共事而為之用其可賤也夫

賈耽以王叔文黨用事心惡之稱疾不出屢乞骸骨丁酉諸宰相會食中書故事丞相方食百僚無敢謁見者叔文至中書欲與韋執誼計事令直省通之直省以舊

事告叔文怒叱直省直省懼入白執誼逡巡慙赧竟起迎叔文就其閤語良久杜佑高郢鄭珣瑜皆停筯以待有報者云叔文索飯韋相公已與之同食閤中矣佑郢心知不可畏叔文執誼莫敢出言珣瑜獨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歸卧叔文執誼等益無所顧忌遠近大懼

臣祖禹曰孔子曰行己有恥可謂士矣語十二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恥之於人大

矣孟盡心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又云恥之於人大矣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賈耽鄭珣瑜當小人用事而為相碌碌無補知其不可引疾而去能知恥矣方之杜佑高郢豈不有間哉

右順宗自正月即位至八月傳位於憲宗明年崩年四十六

憲宗

元和元年正月帝與杜黄裳論及藩鎮黄裳曰德宗自經憂患務為姑息不生除節帥有物故者先遣中使察

軍情所與則授之中使或私受大將賂歸而譽之即降旄鉞未嘗有出朝廷之意者陛下必欲振舉紀綱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鎮然後天下可得而理也帝深以為然於是始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皆黄裳啓之也

臣祖禹曰藩鎮之亂異於諸侯諸侯自上古以來有之皆聖賢之後王者不得而滅絶也王畿不過千里其外皆以封國周禮大司馬掌邦國之法制畿封國以正邦國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方千里曰國畿故王者不勤於德則諸侯強大其理勢然

也唐之藩鎮本起於盜賊（順宗憲宗）其始也天子封殖之又從而姑息之（並見上註）至於不可制人主自取之也憲宗一裁以法而莫不畏威猶反掌之易天下治亂豈有不由君相者哉

二月帝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端拱無為互有得失何為而可杜黄裳對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夷夙夜憂勤固不可自暇自逸然上下有分紀綱有叙苟慎選天下賢才而委任之有功則賞有

罪則刑選用以公賞刑以信則誰不盡力何求不獲哉故明主勞於求人而逸於任人至於簿書獄市煩細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親也昔秦始皇以衡石程書魏明帝自按行尚書事隋文帝衛士傳飧皆無補於當時取譏於後來其耳目形神非不勞也所務非其道也夫人主患不推誠人臣患不竭忠苟上疑其下下欺其上將以求理不亦難哉帝深然其言

臣祖禹曰昆錯有言曰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

親事前本傳對策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處於法宫之中明堂之上錯之學本刑名之言也同上錯學申商刑名於張恢豈足以知帝王之道哉然而後世或稽其説以訹人主至使為上者行有司之事宰相失職天下不治由其臣不學之過也夫人主任一相一相舉賢才賢者各引其類前劉向傳對賢人在上則引其類豈不易而有成功乎是故上不可代其下下不可勤其上若為上而行有司之事豈獨治天下不可為也一縣亦不可為也奚獨一縣也一家亦不可為

也黄裳之相憲宗其知所先務哉

二年帝嘗問李絳曰諫官多謗訕朝政皆無事實朕欲責其尤者一二人以儆其餘何如對曰此殆非陛下之意必有邪臣欲壅蔽陛下之聰明也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敢發口以諫者有幾就有諫者皆晝夜度思朝删暮減比得上達（比毘志切）什無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況罪之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帝善其言而止

臣祖禹曰李絳言人主不可不求諫人臣多莫敢諫其曲盡上下之情矣舜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書益稷禹曰云云帝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安國云違道汝當以義輔正我無得面從我違而退有後言我不可弼以舜之聖而求其臣下如此恐其不諫也況於後世之君乎

十二月帝謂宰相曰太宗以神聖之資羣臣進諫者猶往覆數四況朕寡昧自今事有違宜卿當十論毋但一二而已

臣祖禹曰憲宗以太宗納諫勵其羣臣其有意於貞觀之治乎夫能自防如此庶可以寡過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文王詩王之藎臣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毛氏云聿述也憲宗有焉

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憚帝英威為子季友求尚主帝以皇女普寧公主妻之李絳諫曰頔虜族季友庶孽不足以辱帝女帝曰此非卿所知公主適季友恩禮甚盛頔出望外大喜頃之帝使人諷之入朝謝恩頔遂奉詔

臣祖禹曰天子之於天下其為政必可繼也憲宗不愛一女以悅于頔天下藩鎮焉得人人而悅之孟子云古之王者所與為婚姻而嫁以女者必先聖之後不然則甥舅之國也頔方命不朝而天子以女妻其子不亦替乎

三年九月以戶部侍郎裴垍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初德宗不任宰相天下細務皆自決之由是裴延齡輩用事帝在藩邸心固非之及即位選擢宰相推

心委之嘗謂垍等曰以太宗玄宗之明猶藉輔佐以成其理況如朕不及先聖萬倍者乎垍亦竭誠輔佐先是執政多惡諫官言時政得失垍獨賞之

臣祖禹曰古之賢相不惟以諫爭為己任又引天下之賢者使之諫其君此愛君之至者也佞相不惟諛諂其主又惡人之諫恐其為己不利此賊君之大者也人君欲知相之賢佞曷不以此觀之乎若裴垍者可謂忠於事君而不負相之職任矣

四年正月給事中李藩在門下制敕有不可者即於黄紙後批之吏請更連素紙藩曰如此乃狀也何名批敕裴垍薦藩有宰相器帝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鄭絪循默取容二月罷絪為太子賔客擢藩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藩知無不言帝甚重之

臣祖禹曰憲宗以循默罷鄭絪以忠直相李藩責任如此可謂正矣其中興唐室不亦宜乎

帝以久旱欲降德音李絳白居易上言欲令實惠及人

無如減其租稅又請出宫人禁諸道横歛以進奉及嶺南黔中福建掠賣人為奴婢閏月己酉制降天下繫囚餘皆如二臣之請己未雨絳表賀曰乃知憂先於事故能無憂事至而憂無救於事

臣祖禹曰古之救災必施舍己責逮鰥寡賑乏絶至漢之時恤民者猶賜之田租前文紀二年九月詔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十二年詔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十三年詔除田之租稅食貨志文帝賜民十二年租稅之半明年除民田之租稅孝景二年令民無出田稅二十而稅一後世人君惟赦有罪及有

爵而已德澤不加於百姓也絳居易以為欲令實惠及民無如減其租稅使憲宗詔令不為空文賢人之謀豈不信哉

四月帝欲革河北諸鎮世襲之弊乘王士真死欲朝廷自除人不從則興師討之裴垍李絳以為未可左軍中尉吐突承璀欲希帝意奪裴垍權自請將兵討之帝疑未決宗正少卿李拭奏稱承宗不可不討承璀親近信臣宜委之以禁兵使統諸軍誰敢不服帝以拭狀示諸

學士曰此姦臣也知朕欲將承璀故上此奏卿曹記之自今勿令得進用

臣祖禹曰憲宗以李拭逢迎其意謂之姦臣可謂明矣知拭之不可用豈不知承璀之不可將哉將去聲下同而必將承璀是不能以公滅私書周官以公滅私民其允懷以義勝欲也夫不知其非而為之其過小知其非而為之其過大已為不正則邪之格也君人之道可不慎其在已哉

七月帝密問諸學士令劉濟田季安皆有疾若其物故豈可盡如成德付授其子天下何時當平議者皆言宜乘此際代之不受則發兵討之時不可失如何李絳等對曰羣臣見陛下西取蜀東取吳易於反掌故諂躁之人爭獻策畫勸開河北不為國家深謀遠慮陛下亦以前日成功之易而信其言臣等夙夜思之河北之勢與二方異何則西川浙西皆非反側之地其四鄰皆國家臂指之臣劉闢李錡獨生狂謀其下皆莫之與闢錡徒

以貨財啗之大軍一臨則渙然離耳故臣等當時亦勸
陛下誅之以其萬全故也戍德則不然内則膠固歲深
外則蔓連勢廣其將士懷其累代養嫗之恩嫗於遇切不知
君臣逆順之理諭之不從威之不服將為朝廷羞之又
鄰道平居或相猜恨及聞代易必合為一心蓋各為子
孫之謀亦慮他日及此故也萬一餘道或相表裏兵連
禍結財盡力竭西戎北狄乘間窺窬其為憂可勝道哉
濟及季安與承宗事體不殊若物故之際有間可乘當

臨事圖之於今用兵則恐未可太平之業非朝夕可致願陛下審處之

臣祖禹曰人君之患在狃於一勝而欲事所難不知敵之彊弱堅脆而輕用其武一戰不克喪威長寇征伐不息或起内患德宗奉天之亂是也夫根深則難拔疾固則難除先王内修政事外攘夷狄車攻詩宣王能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王武王之境土其為之有本末圖之有先後是以無欲速輕舉之悔也

十月制削奪王承宗官爵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為左右神策河中河陽浙西宣歙等道行營兵馬使諸路招討處置等使翰林學士白居易上奏以為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今承璀之任乃制將都統也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為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時諫官御史論承璀職名太重者相屬帝皆不聽戊子帝御延英殿度支使李元素鹽鐵使李鄘京兆尹許孟容御史中丞李夷簡諫議大夫孟簡給事中

呂元膺穆質右補闕獨孤郁等極言其不可帝不得已

明日削承璀四道兵馬使改處置為宣慰而已

臣祖禹曰憲宗以中官為大將此亂政也然其羣臣

皆以為不可彊諫而力爭者相屬於朝此則治世之

事也亦足以見其賢臣之多矣天下之禍莫大於人

君過舉而下莫敢言如皆莫敢言則至於亡而不自

知也

田季安將出兵邀王師幽州牙將譚忠為劉濟使魏知

其謀入謂季安曰今王師越魏伐趙不使耆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知為誰之謀此乃天子自為之謀欲將誇服於臣下也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能不恥且怒乎既恥且怒必任智士畫長策仗猛將練精兵畢力再舉涉河鑒前之敗必先伐魏矣

臣祖禹曰朝廷伐叛討逆以一四方此天下之公義也必與天下之賢者共為之南有嘉魚詩全誠樂與賢者共之其克

以天下其不克以天下天子無私焉憲宗欲自有其功故任中人而不任宰相是天子與臣下爭功也何其不廣哉夫天子之功在於用人而不自用用伊尹者湯之功（伊尹商湯臣）用傅說者高宗之功（傅說高宗臣）用十亂者武王之功（周武王有亂臣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散宜生南宮适太顛閎夭及文母十人）用周公者成王之功（周公成王叔父相成王致太宰）未聞獨用家臣而後功由己出也憲宗一將承璀而天下之人已見其情知其將以誇服臣下人君之舉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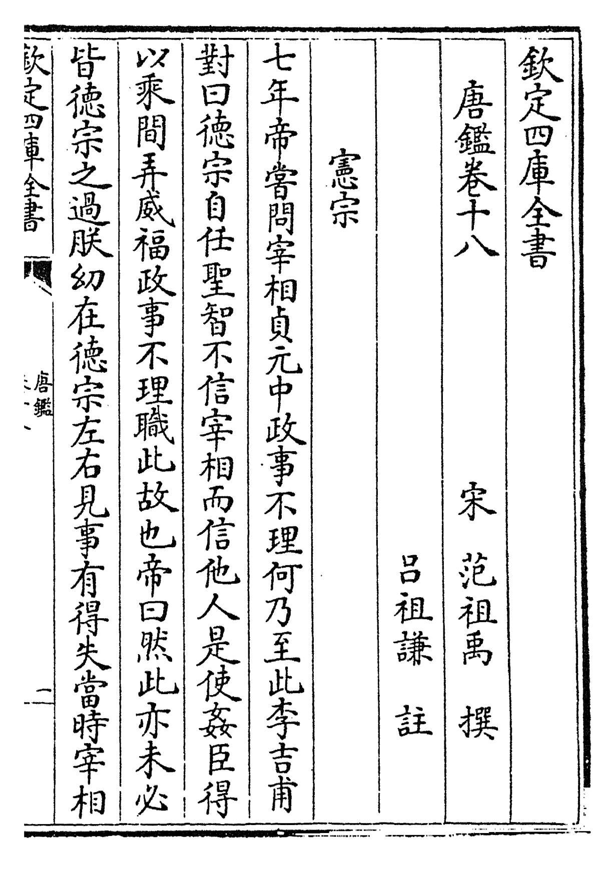
可不慎哉

五年帝嘗欲近獵苑中至蓬萊池西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不如且止

臣祖禹曰書曰自成湯至於帝乙成王畏相 書酒誥自成湯至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安國云從成湯至帝乙中間之王猶能保成其王道畏敬輔相之臣不敢為非也 其稱中宗曰嚴恭寅畏 書無逸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 太王王季曰克自抑畏 同上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安國云太王王季即祖皆言能以義自抑畏敬天命 詩曰惟此文王

小心翼翼大明詩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夫為人君動必有所畏此盛德也不然以一人肆於民上其何所不至哉憲宗畏直臣之諫而不敢盤於遊畋書無逸其可謂賢矣

唐鑑卷十七



唐鑑卷十八

宋　范祖禹　撰
呂祖謙　註

憲宗

七年帝嘗問宰相貞元中政事不理何乃至此李吉甫對曰德宗自任聖智不信宰相而信他人是使姦臣得以乘間弄威福政事不理職此故也帝曰然此亦未必皆德宗之過朕幼在德宗左右見事有得失當時宰相

亦未有再三執奏者皆懷祿偷安今日豈得專歸咎於
德宗邪卿輩宜用此為戒事有非是當力陳不得已勿
畏朕譴怒而遽止也

臣祖禹曰人君患不從諫人臣患不納忠人君唯不
從諫也是以君子日疏小人日親君子立人之朝豈
以疏而遂易其心哉易如守有官守者不失其職有言
責者不失其言孟公孫丑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君從
之亦諫也君不從之亦諫也諫而不入則去之臣之

義也君惡正直而悅諂諛然而未嘗殺一正士戮一諫者也而其臣懷祿畏罪而不言則曰君不能從此孟子所謂賊其君者也孟離婁謂吾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憲宗之責宰相以其未盡人臣之義乎

李絳或久不諫帝輙詰之曰豈朕不能容邪將無事可諫

臣祖禹曰憲宗可謂能自克矣書曰僕臣正厥后克正書畢命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夫能求諫如此豈非親正

直之盖乎説曰后克聖臣不命其承書說命傅說告高宗曰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休命說音悦苟能悅而從之又責以求之何患乎臣之不諫也

李吉甫嘗言於帝曰賞罰人主之柄不可偏廢陛下踐阼以來恵澤深矣而威刑未振中外懈惰願加嚴以振之帝顧李絳曰何如對曰王者之政尚德不尚刑豈可捨成康文景而效秦始皇父子乎帝曰然後旬餘于頔入對亦勸帝峻刑又數日帝謂宰相曰于頔大是姦臣

勸朕峻刑卿知其意乎皆對曰不知也帝曰此欲使朕失人心耳

臣祖禹曰守位以仁易繫辭何以守位曰仁不聞以威有罪而刑之曰天罰書臯陶謨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先王豈敢輕重於其心哉故書曰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書泰誓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孟子引書之言曰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其言刑在人而不在己所以為無私也然則人君患無德不患無威人臣勸之以峻刑是納君於惡也孔子曰不知言無

以知人語二十 憲宗懲于頔之姦謀其可謂知言矣夫

如是邪說何自而入哉

十月李絳上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一旦舉六州之地來歸刳河朔之腹心傾叛亂之巢穴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左右宦官以為所與太多後復有此將何以給之帝以語絳絳曰田興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隣之患歸命聖朝陛下奈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

以收一道人心錢用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百五十萬緡而已乎帝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為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為十一月遣知制誥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百五十萬緡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兗鄆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倔彊者果何益乎

臣祖禹曰憲宗不愛府庫之積以慰魏博三軍之心

可謂知所取與能用善謀矣其德厚如此猶不過於一傳而復失之雖穆宗御失其道揚問道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亦由人心不固而王澤易竭也况不懐之以德而臨之以兵其能有之十年乎

帝嘗於延英謂宰相曰卿輩當為朕惜官勿用之私親故李吉甫權德輿皆謝不敢李絳曰崔祐甫有言非親非故不諳其才諳者尚不與官不諳者何敢復與但問其才器與官相稱否耳若避親故之嫌使聖朝虧多士

之美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苟所用非其人則朝廷自有典刑誰敢逃之帝曰誠如卿言

臣祖禹曰孔子曰舉爾所知語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宰相之於人才苟知之也則內雖親不避外雖怨不棄也記儒行儒有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怨其行罰也亦然凡其功罪所在而無間其親與讎若權衡之於物輕重不私焉記經解猶衡之於輕重則至公矣安得斯人者而相其君哉私親而報怨者固不足

言矣其有避嫌而矯枉者𫎇則廢之𫎇則德之豈不有心於其間哉是亦私而已矣人君多疑臣下之私其𫎇故而其臣亦鮮不為欺記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記緇衣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鄭氏云難知有奸心也是以上下兩失之也

八年正月李吉甫李絳數爭論於帝前權德輿居中無所可否帝鄙之罷守本官

臣祖禹曰德輿依違中立無所適從自以為得固位

之術矣且於同列猶不敢忤而况於君乎苟無所發明則馬用彼相矣（語十六則將馬用彼相矣馬於虔切）憲宗黜之足以厲其臣下豈不明哉

九年二月李絳屢以足疾辭位癸卯罷為禮部尚書初帝欲相絳先出吐突承璀為淮南監軍至是帝名還承璀先罷絳相甲辰承璀至京師復以為弓箭庫使左神策中尉

臣祖禹曰李絳可謂大臣矣不與承璀並立於朝故

其言足以信於君行足以信於民可則進不可則退使其君用捨以義而不以利不如是何以為國之重哉

十年六月裴度同平章事初德宗多猜忌朝士有相過者金吾皆伺察以聞宰相不敢私第見客及度為相奏言今寇盜未平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議始請於私第見客許之

臣祖禹曰易曰巽而耳目聰明易鼎卦聖人亨以享上帝大亨以養聖賢

皇皇者華詩周爰咨詢
言人君養賢之效也詩曰周爰咨詢異而耳目聰明

言人臣事君之職也德宗禁錮周爰咨詢周爰咨謀周爰咨度周爰咨諏

宰相而使之其宰相亦塗其耳目以容身保位國之治亂民之休戚若不聞見焉自古以來未有聾瞽其大臣而可以為國者也夫疑之則勿任任之則勿疑

置相者當擇之於未用之前而不當疑之於既用之後未有可託天下而不保其不欺君者也並見前註

然而人君多悅人之從已其未用也輕信之既用也過防

之是以上下相蒙而政愈亂也蒙蔽欺也

王承宗縱兵四掠幽滄定三鎮皆苦之爭上表請討承宗帝欲許之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弘靖以為兩役並興恐國力所不支請併力平淮西乃征恒冀帝不為之止弘靖乃求罷用明年正月以弘靖為河東節度使

臣祖禹曰張弘靖言不失職進退以禮有大臣之體矣其後卒捨恒冀卒終也併力淮西如其所慮憲宗雖得之於裴度而失之於弘靖豈未之思乎

十二年十月李愬擒吳元濟裴度入蔡州以蔡州卒為牙兵或諫曰蔡人反仄者尚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為彰義節度使元惡既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先是吳氏父子阻兵禁人偶語於塗夜不燃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之死度既視事下令惟禁盜賊鬭殺餘皆不問往來者不限晝夜蔡人始知有生民之樂

臣祖禹曰裴度伐叛以刑柔服以德使百姓曉然知

賊之為暴而唐之為仁故能變獷戾之俗（獷頑也）為驩虞之民（孟盡心霸者之民驩虞如也虞讀如娛）其後取淄青如反掌不惟乘勝用兵之易蓋人心先服故也豈非待物以誠之效歟

初淮西之人劫於李希烈吳少誠之威虐不能自拔久而老者衰幼者壯安於悖逆不復知有朝廷矣自少誠以來遣諸將出兵皆不束以法制聽各以便宜自戰故人人得盡其才韓全義之敗於溵水也於其帳中得朝

貴所與問訊書少誠束而示衆曰此皆公卿屬全義書
云破蔡州日乞一將士妻女為婢妾由是衆皆憤怒以
死為賊用雖中土風俗獷戾過於夷貊故以三州之衆
舉天下之兵環而攻之四年然後克之

臣祖禹曰人君之御天下其失之甚易其取之甚難
以憲宗之明斷將相之忠賢竭天下之兵力以伐三
州四年而後克其難如此則人君豈可不兢兢業業
書皋陶謨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安國云兢兢戒慎業業危懼也
慎其所以守之者

也

初吐突承璀為淮南監軍李鄘為節度使性剛嚴與承璀互相敬憚故未嘗相失承璀歸引以為相鄘耻由宦官進及將佐出祖樂作鄘泣曰吾老安外鎮宰相非吾任也十二月鄘至京師辭疾不入見不視事百官到門者皆辭疾不見鄘固辭相位明年以鄘為户部尚書

臣祖禹曰管子有言曰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前賈誼傅疏舉管子之言管牧民篇曰國有四維禮不踰節義不自進廉不蔽

惡耻不從狂 夫士之有耻所以重朝廷也况為天子之相而可以無耻乎李鄘不與宦者結而其進由之以為垢汚卒辭相位可謂知耻者矣若夫為大臣而不自重其身媚左右近習以固寵頑頓無耻見利忘義聞鄘之風亦可少愧哉

十三年淮西既平帝浸驕侈戶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鎛衛尉卿鹽鐵轉運使程异曉其意數進羨餘以供其費由是有寵鎛又以厚賂結吐突承璀九月鎛以本官异

以工部侍郎並同平章事使如故制下朝野駭愕至市道負販者亦嗤之裴度崔羣極諫其不可帝不聽度耻與小人同列表求自退不許度復上疏其畧曰所可惜者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輿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自隳壞使四方解體乎帝以度為朋黨不之省

臣祖禹曰人君賞一人而天下莫不勸罰一人而天

下莫不懼豈其力足以勝億兆之衆哉處之中理而能服其心也用一不肖而四方莫不解體殺一無罪而百姓莫不怨怒豈必人人而害之哉處之不中理而不服其心也苟能服其心則治天下如運之於掌孟公孫丑猶運之掌也何征而不克何為而不成裴度可謂知言矣其所以啓告人主豈不得其要乎

十四年淄青平裴度纂述蔡鄆用兵以來帝之憂勤機畧因侍宴獻之請内印出付史官帝曰如此似出朕志

非所欲也弗許

臣祖禹曰憲宗勞而不伐有功而不矜此大禹之德也書舜謂禹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争功豈不賢哉其行已如此而不勝其驕侈之心卒任小人以隳盛業何其撥亂之易而守成之難耶蓋危則懼懼則善心生安則泰泰則逸心生是以天下既平而禍患常生於所忽也

三月横海節度使烏重胤奏河朔藩鎮所以能旅拒朝

命六十餘年者由諸州縣各置鎮將領事收刺史縣令之權自作威福鄉使刺史各得行其職則雖有奸雄如安史必不能以一郡獨反也臣所領德棣景三州已舉牒各還刺史職事應在州兵並以刺史領之四月詔諸道節度使都團練防禦經畧等使所統支郡兵馬並以刺史領之自至德以來節度使權重所統諸州各置鎮兵以大將主之暴橫為患故重胤論之其後河北諸鎮惟橫海最為順命由重胤處之得宜故也

臣祖禹曰後世郡縣古之諸侯也委之以土地人民而不與之兵是以匹夫而守此一州也天下有變則城郭不守而朝廷無藩籬之固何異於無郡縣乎是以為法者必關盛衰楊先知聖王之法未嘗不關盛衰也使一縣之衆必由於令一郡之衆必由於守守之權歸於按察按察之權歸於天子則天下如網綱之相維書盤庚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臂指之相使矣唐陸贄傳天下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唐自中葉郡置鎮兵主將有擅兵之勢而刺史無專城之任是

以郡縣愈弱藩鎮愈彊横海一帥制之得宜而數世順命况天下處之皆得其道何危亂之有哉

八月帝問宰相𤣥宗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崔羣對曰𤣥宗用姚崇宋璟盧懐慎蘇頲韓休張九齡則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係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禄山反為亂之始臣獨以為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願陛下以開元初為法以天寶末為戒乃社稷無疆之福

皇甫鎛深恨之

臣祖禹曰天下治亂係於用人明皇之政昭焉可覩矣崔羣以退張九齡任李林甫爲治亂之所分豈徒有激而云哉其可謂至言矣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孟公孫丑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十五年正月帝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皆自危庚子暴崩於中和殿時人皆言内常侍陳弘志弒逆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但云藥發人莫能

明也初左軍中尉吐突承璀謀立澧王惲為太子帝不許及帝寢疾承璀謀尚未息太子憂之帝崩中尉梁守謙與諸官官馬進潭劉承偕韋元素王守澄等共立太子殺吐突承璀及澧王惲

臣祖禹曰憲宗伐叛討逆盪平河北唐室威令赫然復張而變生於左右近習身陷大禍由任相非其人故也唐本紀賛憲宗剛明果斷自初即位慨然發憤志平僭叛能用忠謀不惑羣議卒收功自吳元濟誅彊藩悍將皆欲悔過而效順唐之威令幾於復振及晚節信用非人不終其業而身罹不測之禍則

德宗尤甚於可不為深戒哉可不為深戒哉

右憲宗在位十六年為陳弘志所弑年四十三

臣祖禹曰陳弘志弑憲宗而穆宗不討賊故舊史於憲宗之崩疑以傳疑舊紀曰時帝暴崩皆言内官陳弘志弑逆史氏諱而不書王守澄傳云憲宗疾大漸内官陳弘志等弑逆憲宗英威在人内官秘之不敢除討但云藥發暴崩新傳云守澄與内常侍陳弘志弑帝於中和殿兹事曖昧終不能測其虚實故但云暴崩其後文宗誅官者本討元和之亂舊史官曰以累世變起禁闈尤側目於中官欲盡除之宣宗追怨穆宗以為預謀窮治逆黨誅之殆盡其子

孫皆以為弒無疑矣臣故正其事曰為陳弘志所弒

唐鑑卷十八

唐鑑卷十九

宋 范祖禹 撰

呂祖謙 註

穆宗

長慶元年三月翰林學士李德裕吉甫之子也以中書舍人李宗閔嘗對策譏切其父恨之宗閔又與翰林學士元稹爭進取有隙右補闕楊汝士與禮部侍郎錢徽善掌貢舉西川節度使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各以書

屬所善進士於徽及榜出文昌紳所屬皆不與焉而及第者鄭朗覃之弟裴譔度之子蘇巢宗閔之婿楊殷士汝士之弟文昌言於帝曰今歲禮部不公所取進士皆子弟無藝以關節得之帝以問諸學士德裕稹紳皆曰誠如文昌言帝乃命中書舍人王起等覆試四月詔黜朗等十人貶徽江州刺史宗閔劔州刺史汝士開江令或勸徽奏文昌紳屬書上必悟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豈士君子所為邪取而焚之時人多

之自是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

臣祖禹曰昔漢之黨錮始於甘陵二部相譏而成於太學諸生相譽後黨錮傳序初桓帝為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帝位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之議因此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為其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河內張成弟子牢脩上言誣告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謗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膺等其辭連及陳寔之徒二百餘人

海内塗炭二十餘年同上凡黨事始自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海内塗炭二十餘年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三君八俊等三十五人唐之朋黨始於牛僧孺李宗閔對策而成於錢徽之貶皆自小以至大因私以害公凡羣臣有黨由主聽不明君子小人雜進於朝不分邪正忠讒以黜陟之而聽其自相傾軋以養成之也是以移宗以後權移於下唐本賛唐自穆宗以來八世而爲宦者所立者七君朝無公政士無公論爵賞僭濫刑罰交紛士之附名者不入於牛則入於李不憂國家之不治而唯

恐其黨之不進也與夫三君八俊同上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希風之流遂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為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竇武劉淑陳蕃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為之八俊俊者言其人之俊英也厲名節立廉耻以抗權邪者斯為下矣何則漢之黨尚風節故政亂於上而俗清於下及其亡也人猶畏義而有不為唐之黨趨勢利勢窮利盡而止故其衰季士無操行操士高切不足稱也為國家者可不防其漸哉

十月河東節度使裴度討幽鎮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

客魏弘簡深相結求為宰相由是有寵於帝每事咨訪
馬稹無怨於裴度但以度先達重望恐其復有功大用
妨已進取故度所奏畫軍事多與弘簡從中沮壞之度
乃上表極陳其朋比姦蠹之狀以為逆豎搆亂震驚山
東姦臣作朋撓敗國政撓上聲又奴教切陛下欲掃蕩幽鎮先
宜肅清朝廷何者為患有大小議事有先後河朔逆賊
祗亂山東禁闈姦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闈患
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翦滅大者非陛下覺悟制斷無

以驅除又曰若朝中姦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自平若朝中姦臣尚存則逆賊縱平無益表三上帝雖不恱以度大臣不得已以弘簡為弓箭庫使稹為工部侍郎稹雖解翰林恩遇如故

臣祖禹曰昔周宣王任賢使能烝民詩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吉甫征伐於外六月詩宣王征伐也時尹吉甫為將而北伐玁狁故其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而王宣王之所與處者張仲孝友也同上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夫使文武之臣征伐文武見上註而左右前後得正良之士善

其君心則讒言不至而忠謀見用此所以能成功也苟使憸邪之人從中制之則雖吉甫無以成其功也宣王能使文武之業以致中興者車攻詩宣王能內復文武之境土順治而外嚴威也記聘義用之於禮義則順治穆宗庸昏姦諂在側栢舟詩小人在側裴度欲先正其本而後治其末先圖其大而後憂其小此輔相之職業也而其君多僻卒無成功盖自古命將出師而小人沮之於內未有能克勝者也克亦勝也可不為深戒哉

二年先是盧龍節度使劉總棄官為僧以盧龍歸朝廷奏分所屬為三道以幽涿營為一道（涿音斲）請除張弘靖為節度使平薊嬀檀為一道（嬀音撝）請除薛平為節度使瀛莫為一道請除盧士玫為觀察使（玫音枚）弘靖先在河東以寬簡得衆總與之鄰境聞其風望以燕人桀驁日久（燕平聲）故舉弘靖自代以安輯之平知河朔風俗而盡誠於國故舉之士玫則總妻族之親也總又盡擇麾下宿將有功伉健難制者朱克融等送之京師乞加奬拔

使燕人有慕羨朝廷祿位之志又獻征馬萬五千匹然後削髮委去是時帝方酣宴不留意天下之務宰相崔植杜元頴無遠畧不知安危大體茍欲崇重弘靖惟割瀛莫二州以士玫領之自餘皆統於弘靖朱克融輩久覊旅京師至假匄衣食匄與丐同日詣中書求官植元頴不之省及除弘靖幽州勒克融輩歸本軍驅使克融輩皆憤怨弘靖驕貴莊默自尊賔客將吏罕得關其言情意不接所辟幕僚韋雍輩多年少輕薄之士嗜酒豪縱裁

刻軍士糧賜數以反虜詬責吏卒詬呼候切軍中人人怨怒雍欲杖小將不服士卒因作亂囚弘靖殺韋雍等推朱克融為留後初成德節度使王承宗卒朝廷以魏博節度使田弘正為成德節度使弘正自以久與鎮人戰有父兄之仇以魏兵二千從赴鎮因留自衛奏請度支供其糧賜户部侍郎判度支崔倰倰魯登切性剛褊無遠慮謂魏鎮各自有兵恐開事例不肯給弘正四上表不報不得已遣魏兵歸弘正厚於骨肉輦魏鎮之貨以供兄弟

子姪之費河北將士頗不平詔以錢百萬緡武巾切賜成德軍度支輦運不時至軍士益不悅都知兵馬使王庭湊潛謀作亂激怒士卒魏兵既去庭湊夜結牙兵譟於府署譟蘇到切殺弘正及幕僚元從將吏并家屬三百餘人庭湊自稱留後崔倰於崔植為再從兄故時人莫敢言其罪詔起復田弘正之子前涇原節度使布為魏博節度使又詔魏博橫海昭義河東義武諸軍討庭湊帝自即位賞賜左右及宿衛諸軍無節及幽鎮用兵久無功

府藏空竭執政乃議王庭湊殺田弘正而朱克融全張
弘靖罪有輕重請赦克融專討庭湊帝從之以克融爲
盧龍節度使田布以魏兵討鎮魏與幽鎮本相表裏及
幽鎮叛魏人揺心魏博先鋒兵馬使史憲誠陰蓄異志
離間鼓扇之會有詔分魏博軍與李光顔使救幽州布
軍大潰多歸憲誠布獨與中軍八千人還魏復議出兵
諸將益偃蹇欲布行河朔舊事布無如之何遂自殺衆
擁憲誠還魏奉爲留後詔以憲誠爲魏博節度使深州

圍益急朝廷不得已二月以庭湊為成德節度使帝之
初即位也兩河畧定蕭俛叚文昌以為天下已太平漸
宜消兵請密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歲百人之中限八
人逃死帝方荒晏不以國事為意遂可其奏軍士落籍
者衆皆聚山澤為盜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一呼而亡
卒皆集詔徵諸道兵討之諸道兵既少皆臨時召募烏
合之衆又諸節度既有監軍其領偏師者亦置中使監
陣主將不得專號令戰小勝則飛驛奏捷自以為功不

勝則迫脅主將以罪歸之悉擇軍中驍勇以自衛遣羸懦者就戰故每戰多敗凡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畧朝令夕改不知所從不度可否度徒各反唯督令速戰中使道路如織驛馬不足掠行人馬以繼之人不敢由驛路行故雖以諸道十五萬之衆裴度元臣宿望烏重胤李光顏皆當時名將討幽鎮萬餘之衆屯守踰年竟無成功財竭力盡崔植杜元頴王播為相皆庸才無遠畧史憲誠既逼殺田布朝廷不能討遂并朱克融王庭湊

以節鉞授之由是再失河朔訖於唐亡不能復取

臣祖禹曰憲宗平河南開魏博由宰相得其人也穆

宗拱手而得幽鎮不唯不能有而并魏博失之并平聲或

作併由宰相非其才也其得之以相其失之也以相相

者治亂之所繫唐李德裕傳治繫於所信任豈不重歟

右穆宗在位五年崩年三十

敬宗

寶歷二年正月裴度自興元入朝李逢吉之黨百計毁

之先是民間謡云緋衣小兒坦其腹天下有口被驅逐又長安城中有横亘六岡如乾象度宅偶居第五岡拾遺張權輿上言度名應圖讖宅占岡原不名自來其心可見帝雖年少察其誣謗待度益厚二月以度為司空同平章事

臣祖禹曰孔子言衛靈公無道而不喪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語十四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

如是奚其喪言其國猶有人也敬宗在童足以取亡詩注童慫

行行去聲而能不惑姦言復相裴度雖其身不免而社稷

有主天下未亂由得一相故也賢人所繫豈不重哉

帝遊戲無度狎暱羣小暱晝質切善擊毬好手搏禁軍及諸

道爭獻力士又以錢萬緡付内園令去聲名募力士名一叫切

晝夜不離側又好深夜自捕狐狸性復褊急力士或恃

恩不遜輒配流籍沒宦官小過動遭捶撻皆怨且懼十

二月辛丑帝夜獵還宫與宦官劉克明田務澄許文端

及擊毬軍將蘇佐明王嘉憲石從寛閻惟直等二十八人飲酒帝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燭忽滅蘇佐明等弑帝於室内劉克明等矯稱帝旨命翰林學士路隋草遺制以絳王悟勾當軍國事壬寅宣遺制絳王見宰相百官於紫宸外廡克明等欲易置内侍之執權者於是樞密使王守澄楊承和中尉魏從簡梁守謙定策以衛兵迎江王涵入宮發左右神策飛龍兵進討賊黨盡斬之克明赴井出而斬之絳王為亂兵所害癸卯以裴度攝冢

宰百官謁見江王於紫宸外廡甲辰見諸軍使於少陽院乙巳文宗即位更名昂

臣祖禹曰裴度位為上相安危所繫唐本傳威望德業比於郭子儀出入中外以身繫天下安危者二十年君弒而不討賊君立而不預謀宮闈有變而外庭不知惟宦者所立則奉以為君耳且二日之間而三易君主廢置皆由宦者不關宰相則安用大臣矣唐之綱紀於是大壞以度之勲德處之猶如此唐本傳韋處厚疏裴度元勲巨德文武兼備若位巖廟委參決必使畏威幽鎮自臣

而況不賢者乎

右敬宗在位二年為劉克明等所弑年十八

臣祖禹曰周公作無逸曰在昔商王中宗享國七十有五年書無逸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高宗五十有九年其在高宗時舊勞於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享國五十有九年祖甲三十有三年同上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於庶民不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

或四三年同上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夫人君在位之淺深享壽之多少繫其治之逸勤德之薄厚不可不知也